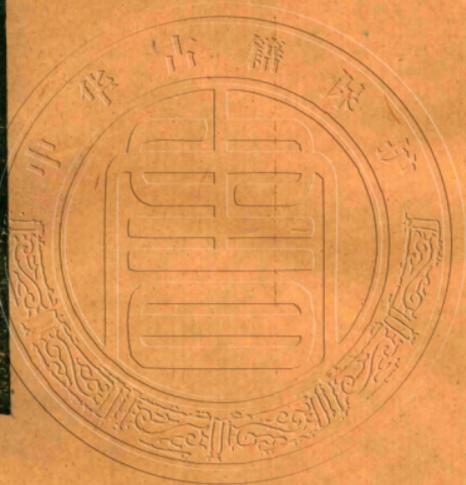


奉使金鑑

馮恩崐謹署



奉使金鑑卷之六

前充出使德和國大臣工部尚書呂海寰編輯

古使六

晉一

士薦

左傳僖公五年初晉侯使士薦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薦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荀息

奉使金鑑卷之六

古使六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公之奇諫不聽遂起師

公羊傳僖公五年晉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九年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

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舅犯

卽狐偃

晉語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鉅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奉使金鑑卷之六

二

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泣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眾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

禮記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

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

晉語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使來告難亦使告於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啟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啟東道

奉使金鑑

卷之六

三

里克

左傳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厥狄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呂甥 卽報呂飴甥又曰陰飴甥

左傳僖公十五年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晉語公在秦三月聞秦將成乃使卻乞告呂甥呂甥教之言令

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圍也且賞以悅眾眾皆哭焉作轅田呂甥致眾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卹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君猶在外若何眾曰何爲而可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爲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皆說焉作州兵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仇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怒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奉使金鑑卷之六

四

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大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晉語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弟之死喪者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讎吾寧事齊楚齊楚又交輔之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事秦有死無他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否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願從其君而與報秦是故云其君子則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爲怨君其不然秦伯曰然乃改館晉君饋七牢焉

號射 慶鄭

左傳僖公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晉語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號射曰弗與賂地而予之糴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弗子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

韓簡

左傳僖公十五年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奉使金鑑 卷之六 五

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忘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

晉語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鬪士眾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入也煩已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愠晉莫不怠鬪士是故眾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一夫不可狃而况國乎公令韓簡挑戰曰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眾能合之弗能離也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彫戈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

君其整列寡人將親見

趙衰

卽子餘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自楚至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匭沃盥旣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晉語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使子餘從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爲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宴秦伯賦采芣子奉使金鑑

卷之六

六

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歎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

先軫

卽原軫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二十八年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晉語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率齊師秦師伐曹衛以救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告楚則不許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然後用之蔑不欲矣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

二十八天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奉使金鑑卷之六

七

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三十三年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遠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

吾舍之矣先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仇亡無日矣

欒枝

卽欒貞子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

陽處父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干涉而薄我悔敗何奉使金鑑

卷之六

八

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文公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豈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怒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語晉陽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爲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以外易矣若內外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

濱也今陽子之情諱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歎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以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

先且居

左傳文公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士穀

左傳文公二年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於垂隴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與駢

秦使金鑑卷之六

九

左傳文公六年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與駢送其孥夷之蒐賈季戮與駢與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與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郤缺

一曰冀缺卽郤成子

左傳文公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人之

宣公十一年晉卻成子求成於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於欒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解揚

左傳文公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奉使金鑑卷之六

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

十

宣公十五年晉侯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旣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趙宣子

卽趙盾

左傳文公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於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於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宣公二年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鬪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鉏麇

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宣子驥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晉語靈公虐趙宣子驥諫公使鉏麇賊之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如死觸庭之槐而死

奉使金鑑

卷之六

中行桓子

卽荀林父

十一

左傳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爲郟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奉使金鑑卷之六終

奉使金鑑卷之七

前充出使德和國大臣工部尙書臣呂海寰編輯

古使七

晉二

欒武子

左傳宣公十二年鄭皇成如晉師勸戰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奉使金鑑

卷之七古使七

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成公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

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八年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於許東門大獲焉

士會卽士季一日隨季卽隨武子

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箕子以爲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奉使金鑑卷之七

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周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殺烝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惟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惟戎狄則有體薦夫戎狄冒沒輕儷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

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
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
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
象出其樽彝陳其鼎俎淨其中霽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
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子然其
效戎狄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飶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
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飶以顯物宴以合好故歲飶不倦時宴
不淫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
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
紀宜飲食可饗和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德建古之善禮者
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
乎修執秩以爲晉國法

奉使金鑑

卷之七

三

知莊子

卽荀首

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閭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
子曰善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
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
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
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眾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
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謂之臨有
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
有大咎

韓獻子

卽韓厥

左傳宣公十二年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

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成公三年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十八年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襄公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

士貞伯

卽士貞子

左傳宣公十二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奉使金鑑

卷之七

四

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成公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伯宗

左傳宣公十五年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許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蒼酒二也奔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之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成公六年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

秦使金鑑

卷之七

五

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陣

郤克

卽郤獻子

左傳宣公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

成公三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鞏朔

卽土莊伯

左傳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襄襄公辭焉

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知罃

卽知武子一作荀蒞

左傳成公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奉使金鑑卷之七

六

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襄公二年會於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

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巫臣 卽申公巫臣

左傳成公七年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邱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奉使金鑑 卷之七

七

况國乎

士燮 卽范文子

左傳成公八年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范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十一年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黶盟晉侯於河東晉郤犇盟秦伯於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六年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

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晉語鄙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外刑乎大人而忍於小奉使金鑑卷之七

八

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憂且惟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

郤至

卽溫季

左傳成公十二年晉郤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以賜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

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十六年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躡合而加躡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晉語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陣公使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伐之必以勝歸夫陣不違忌奉使金鑑卷之七

九

一閒也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閒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閒也且其士卒在陣而譁四閒也夫眾聞譁則必懼五閒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鄆陵欒書是以怨郤至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甯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

晉語鄆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見王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郤至甲冑而見客免胄而聽命

曰君之外臣至以君之靈開蒙甲冑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肅之君子曰勇以知禮

郤錡

左傳成公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徯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

呂相

左傳成公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奉使金鑑

卷之七

十

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

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奉使金鑑

卷之七

十一

圖利之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

郤犇

卽苦成叔

左傳成公十四年夏衛侯旣歸晉侯使郤犇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十六年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於壞隕以待勝者郤犇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子晉侯晉侯不見公

欒黶

卽桓子

左傳成公十六年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襄公十四年晉六卿帥諸侯之師以伐秦至于殽林不獲成焉荀

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欒鍼

左傳成公十六年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奉使金鑑

卷之七

七

復鼓

襄公十四年伐秦之師將還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士鞅

卽范宣子

左傳成公十八年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襄公二年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鞅告齊曰寡君使鞅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鞅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彤外八年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鞅也先君守

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筆門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筆門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

十一年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微而奉使金鑑

卷之七

七

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蕙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卹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母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

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費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

奉使金鑑卷之七終

卷之七

奉使金鑑卷之八

前充出使德和國大臣工部尙書臣呂海寰編輯

古使八

魯三

魏絳卽魏莊子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奉使金鑑卷之八古使九

軍

晉語四年會諸侯於雞邱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爲我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士魴張老交止之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公跪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新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鑿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晉語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如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荐處貴貨而易奉使金鑑卷之八

二

土子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做其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惺師觸師蠲廣車輶車兵車歌鍾二肆及其罇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

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晉語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鍾二肆及寶鏞輅車十五乘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敦寡人和諸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八年之中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焉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中行獻子 卽荀偃

左傳襄公十四年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奉使金鑑 卷之八

三

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於戚謀定衛也

士鞅 卽范獻子

左傳襄公十四年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壓汰虐己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壓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壓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昭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鷓鴣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惟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欒盈

卽懷子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奉使金鑑

卷之八

四

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鑿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鑿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惟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輶轅叔向

卽羊舌肸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皆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奸以事君者吾所

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人衷甲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貪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晉語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爲德也深矣

奉使金鑑卷之八

五

其爲本也固矣故不可損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荆之逆諸侯也亦云是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塞其忠也信反必斃忠寒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爲此行也荆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藩爲軍攀輦卽利而舍候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自是沒平公無楚患

二十七年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晉語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歆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

德不在先歆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歆雖在後諸侯將載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歆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惟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二十七年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未可與爭

昭公元年楚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餽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晉匹也

奉使金鑑

卷之八

六

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縷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闔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蘧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

國乎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虞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

奉使金鑑卷之八

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使任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倖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

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六年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甯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十一年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十三年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在此行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奉使金鑑

卷之八

八

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惟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眾

說苑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迎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曰君爲馳廄之臺上可以發

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乎平公乃罷臺

師曠

汲冢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叔譽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曠臣往與之言若能曠予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懼盡忘吾其度師曠曰關三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自晉始如周行不知勞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天下施關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來歡視道如尺師曠告善又稱曰

奉使金鑑

卷之八

九

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己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之謂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眾而反失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之謂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爲尊何以爲上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子胥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胥士率眾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於眾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於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爲帝師曠罄然又稱曰温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關二下學以起尙登帝臣乃參天子

自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師曠東躅其子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座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寗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於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蹶然起曰曠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時詩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塵塵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師曠對曰曠臣無見爲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汝賤我乎自庖犧以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時而不伐天何可得且吾聞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汪汝色赤白火色

奉使金鑑

卷之八

十

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汝慎無言

闕

將及汝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辛俞

晉語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者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之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奉使金鑑卷之八終

奉使金鑑

卷之八

十一

奉使金鑑卷之九

前充出使德和國大臣工部尙書臣呂海寰編輯

古使九

晉四

趙文子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二十六年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邱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郟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奉使金鑑卷之九古使九

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實賈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

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者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媮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然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昭公元年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甯東夏平秦亂城洧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

秦使金鑑

卷之九

二

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萎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氏威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

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龙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韓宣子

卽韓起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奉使金鑑

卷之九

三

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哉季武子賦絲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旣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

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十六年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蠡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稷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胥梁帶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奉使金鑑

卷之九

四

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眾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司馬女叔侯

卽女叔齊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齊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

昭公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

曰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歡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獄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恃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

奉使金鑑卷之九

五

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

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卹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

知禮

史趙
左傳昭公八年叔弓如晉賀虜祁也游吉相鄭伯如晉亦賀虜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中行穆子 卽荀吳

左傳昭公十一年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卹亡國將焉用之秋會於厥憖謀救蔡也

十二年晉侯享諸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奉使金鑑

卷之九

六

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疆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佖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十三年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

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馘鞮歸

晉語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爲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子之賞大姦也奸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今軍吏呼城傲將攻之未傳而鼓降

籍談

奉使金鑑卷之九

七

左傳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鞶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鉅鬲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

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賁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趙簡子卽趙鞅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故爲禮以奉使金鑑

卷之九

八

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姊妹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尙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定公四年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

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
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杜注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哀公四年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
與狄戎以臨上雒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
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
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

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
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
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
乃先晉人

奉使金鑑卷之九

九

荀躒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
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
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
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
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
之願也敢有異心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
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
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
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
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忘子姑歸祭

荀寅

左傳定公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涉佗 成何

左傳定公八年夏晉師將盟衛侯於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歆涉佗揆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乃奉使金鑑

卷之九

十

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爨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董安于

左傳定公十三年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

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晉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晉秉筆贊爲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韞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十四年春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旣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甯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旣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奉使金鑑

卷之九

十一

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尹鐸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以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譽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

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無正字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公孫尤

左傳哀公二年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役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讙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

少室周

奉使金鑑

卷之九

三

晉語少室周爲趙簡子之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爲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張柳朔

左傳哀公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董褐

吳語吳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甯錙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釵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飾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

錄而造于做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邊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曰劓于客前以酬客董褐旣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旣卑諸侯大夫失禮于天子請貞於陽卜將文武奉使金鑑

卷之九

三

之諸侯孤以下密邇于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今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天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晉侯亞之

楚隆

左傳哀公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

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荀瑤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駟弘請救於齊齊師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奉使金鑑卷之九

古

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愼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株之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

奉使金鑑卷之九終

奉使金鑑卷之十

前充出使德和國大臣工部尙書臣呂海寰編輯

古使十

趙一

張孟談

趙國策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于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鷲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奉使金鑑

卷之十 古使十

一

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軍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屬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于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

而圍之決晉陽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
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
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
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
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一
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
知伯爲人也鹿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
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
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
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
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
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
奉使金鑑卷之十

二

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于口知過出見二主人說知伯曰二主色
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
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不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
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康子之謀臣
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
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
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
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
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
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
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
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

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李疵

中山策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

藺相如

史記藺相如列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子奉使金鑑

卷之十

三

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甯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得議不欲予秦璧

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因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

秦使金鑑

卷之十

四

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璧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滹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

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秦使金鑑卷之十 五

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知勇可謂兼之矣
丁奉曰和氏璧乃趙國相傳之寶若驟然被人奪去則國勢亦不振矣其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卽爲不孝當時秦王雖強但相如亦料其不敢殺矣若在他入則懼秦而不敢去矣相如豈孟浪作事者哉此朱夫子之語意特錄於此以質乎凡論相如者

唐順之曰或曰相如幸成不可從也趙以區區方寸之愛而怒強秦秦將百萬之師而壓趙境璧復爲趙有乎藺亦奚知其否藺亦孤入洛陽之墟抱連城之重履秦王之庭略無左右劍戟之忌秦若少振其怒藺能免乎是璧不足道而復以藺與之趙又失一璧也藺又奚知其否曰不然以城易璧秦之盟也以璧待城趙之信也秦以計給而結之秦之失也藺以死守趙信而

索秦盟臣之節也節以奉信信以要盟盟結於口而昭於天地
鑒於鬼神秦之懼也緣盟以證其失奉天地鬼神以懼其心秦
獨無畏乎以是知秦之莫能加也

楊時曰夫以小事大古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况
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三數年趙卒有覆陷城
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
會則其危又甚矣相如智勇不足重趙使秦懦然不敢乃欲以
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歟或者謂相如
非戰國之士居平世可謂大臣則吾不知其說也

趙弼曰先儒論相如全璧歸趙與澠池請秦王擊甌之非膚見
不然夫赧王之末周室衰微秦趙久有鯨吞六國之心眇視天
下無賢才也所以欲趙之璧而請易以十五城豈誠心哉特視

奉使金鑑卷之十

趙之勁弱何如爾及得璧無意償城相如乃給璧遣歸而以身
待命秦王賢而以禮歸之豈非重相如之膽略而畏趙之有人
哉旣而澠池之會秦視趙猶机上肉耳故請趙王鼓瑟以挫辱
之若相如不請其擊甌秦必欺其弱未必不爲楚懷之虜矣故
相如奮威廷叱乃一擊甌而罷而秦終不敢動逮後二十餘年
靡敢加兵於趙者爲懼相如與廉頗也是時趙無相如之佐邯
鄲之亡不在始皇之十九年已在周赧王之三十六年矣

鄭朱

趙國策秦攻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卬爲質於秦而請內焦黎
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
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
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

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闕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馮忌

趙國策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奉使金鑑

卷之十

七

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平原君

趙國策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鬪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毛遂

史記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

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者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不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而

奉使金鑑卷之十

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戰國公子率多好士然其著名者僅如朱英毛遂朱亥侯嬴輩甚至雞鳴狗盜亦稱客蓋其時譎詐相尙所謂士者不過如此豈有賢人而甘爲食客者哉

李同

史記平原君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有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土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母爲李侯

虞卿

趙國策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人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奉使金鑑

卷之十

九

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趙國策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計之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旣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

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致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奉使金鑑

卷之十

十

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也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做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

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以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並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趙國策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人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奉使金鑑卷之十

十一

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李伯

趙國策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馬服君

趙國策燕封宋人榮蚤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地城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與燕也茹旰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蚤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

奉使金鑑

卷之十

五

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諒毅

趙國策秦攻魏取甯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甯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甯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甯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庭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

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之便於體膳啗使之嫌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天而騏驎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奈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奉使金鑑卷之十

三

乃喜受其幣而厚遇之

觸讐

趙國策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着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

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奉使金鑑

卷之十

丙

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而况人臣乎

奉使金鑑卷之十一

前充出使德和國大臣工部尙書臣呂海寰編輯

古使十一

魏一

任章

魏國策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知伯必僑僑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故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皋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奉使金鑑

卷之十一 古使十一

氏遂亡

西門豹

魏國策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成功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趙倉唐

韓詩外傳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爲嗣封大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其舍人趙倉唐諫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

不遣使乎擊曰願之久未得其使倉唐對曰未爲之使則臣請使
擊曰諾倉唐乃問君何所好與所嗜曰君嗜晨鳧好北犬遂求晨
鳧北犬齋行倉唐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
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縹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嘻擊愛我知
吾好北犬晨鳧也卽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倉唐唯唯三問而
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倉唐曰君王太子而封之國君臣聞諸侯
不名君旣已賜敝邑使得侯小國不敢對也文侯默爲之變容曰
中山君無恙倉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顧指左右曰中
山之君長短若何矣倉唐曰禮儼人必於其倫問諸侯比諸侯今
朝側者皆人臣也臣無所比之文侯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
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中山之
君亦何業乎對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

奉使金鑑

卷之十一

二

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
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獻彼晨風鬱
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
也文侯於是大說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倉唐以雞鳴時至太
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
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
謀故敕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
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
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
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
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

君子使媚于天子

吳起

魏國策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修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壘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金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眾也然而可得弁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奉使金鑑卷之十一

三

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史記吳起列傳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秦泰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

公叔座

魏國策魏公叔座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

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棟而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形壑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甯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甯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旣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惠施

魏國策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

奉使金鑑卷之十一

四

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其明耶而羣臣之知術也如其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魏國策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公孫衍

魏國策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車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以百金以請先

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之遇也事遂敗

芒卯

魏國策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奉使金鑑

卷之十一

五

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土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肯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

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須賈

魏國策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遂以亡臣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羣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

奉使金鑑

卷之十一

六

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羣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啟兩機盡故宋衛效尤

憚秦兵已令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周訢 支期

魏國策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縮爲我祝曰人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人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奉使金鑑

卷之十一

七

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縮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人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

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孫臣

魏國策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奉使金鑑

卷之十一

八

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朱已

魏國策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况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

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
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
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
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
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
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
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
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邱之城坳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
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
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
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
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

奉使金鑑卷之十一

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
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
閒之從林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
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
至平關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
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尙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而
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
異日者從之不成矣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
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
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
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
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

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小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楚大破衛齊甚危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

張旄

魏國策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奉使金鑑卷之十一

十

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昭忌

魏國策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梁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

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平都君

魏國策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季梁

魏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奉使金鑑

卷之十一

十一

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唐且

魏國策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

任矣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一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魏國策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奉使金鑑

卷之十一

十一

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信陵君

卽公子無忌

魏國策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遺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

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勿頸而死信陵君聞縮

奉使金鑑

卷之十一

三

高死素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古使十二

韓一

段規

韓國策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言地利也萬人之眾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

魏順

韓國策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皋奉使金鑑卷之十二古使十一

魏順謂市邱君曰五國罷必攻市邱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邱市邱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邱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邱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邱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邱然則王之輕重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邱存

韓明

韓國策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敝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

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做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合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做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奉使金鑑卷之十二

二

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尙靳 張翠

韓國策。楚圍雍氏。五日。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尙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眾矣。獨尙子之言是。召尙子入。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眾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尙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

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穀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穀以救韓

史記甘茂傳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爲韓言之乃下師於穀以救韓

公孫昧

韓國策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日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奉使金鑑

卷之十二

三

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田荅 史記韓世家作陳筮

韓國策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荅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荅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荅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荅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

下

史記韓世家同

馮亭

趙國策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壤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曰者秦楚戰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奉使金鑑

卷之十二

四

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熒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

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齎以兵遇趙於長平

鄭國

史記河渠書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而邸瓠口爲渠竝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閒然渠成亦秦之利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奉使金鑑卷之十二

五

奉使金鑑卷之十二終

奉使金鑑卷之十三

前充出使德國和國大臣工部尙書臣呂海寰編輯

古使十三

鄭一

洩伯 良佐

左傳隱公七年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蒞盟壬申及鄭伯盟歆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蒞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鄭詹

左傳莊公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奉使金鑑卷之十三古使十三

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沉天之所啟乎弗聽

晉語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啟之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祚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公弗聽

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陣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子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子晉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方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

孔叔

左傳僖公三年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五年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奉使金鑑卷之十三

二

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太子華

左傳僖公七年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皇武子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間禮於

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
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三十三年春秦師及滑鄭商人莒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
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
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惟是脯
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
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
還

佚之狐 燭之武

左傳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
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
奉使金鑑 卷之十三 三

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
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
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
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
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
來其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
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子
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亦去之

子家

卽公子歸生

左傳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公還鄭伯與公宴於棐子
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

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十七年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君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

奉使金鑑

卷之十三

四

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儻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瑁池爲質焉

公子宋

左傳宣公七年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於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子良

左傳宣公九年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莠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欒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

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皇成

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

成公三年春諸侯伐鄭次於伯牛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邱輿皇成如楚獻捷

四年冬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成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五年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成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

伯錡

奉使金鑑卷之十三

五

左傳成公九年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錡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子駟即公子駟

左傳成公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

襄公二年秋七月庚辰鄭伯論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八年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驪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北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恭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

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

九年十一月己亥同盟於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奉使金鑑卷之十三

六

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

子產 卽公孫僑一作國僑

左傳襄公八年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甯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於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

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驩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做邑邇在晉國警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驩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疲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讐做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杜注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三十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奉使金鑑

卷之十三

七

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僂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六月鄭子產如陳洩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昭公三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旣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四年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

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五年楚子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晉侯送女於邢邱子產相鄭伯會晉侯於邢邱

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廖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二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奉使金鑑

卷之十三

八

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魍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惟執政所實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十八年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陣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

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甯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擗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啟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杜注傳言子產有備

王子伯駢

左傳襄公八年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鄭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甯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於邢邱今楚來討曰汝何故稱兵於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奉使金鑑

卷之十三

九

婦男女不違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卽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惟君圖之

子展

卽公孫舍之

左傳襄公九年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次於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杜注傳言子展能守信

十年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

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衛人追之孫蒯獲皇耳於大邱

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成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乃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二十九年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甯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奉使金鑑

卷之十三

如周

子矯 卽公孫蠆

左傳襄公十年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欒黶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苟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十六年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良霄 卽伯有

左傳襄公十一年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太宰石
奩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
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
人也

杜注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
整或執殺之皆以爲譏也

孔疏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
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
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統大理遷
怒肆忿快意於行人警諸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錡行
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行人之
文

奉使金鑑卷之十三

十一

二十八年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
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
咎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眞諸宗室李蘭尸
之敬也敬可棄乎

太宰石奩

左傳襄公十三年鄭良霄太宰石奩猶在楚石奩言於子囊曰先
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
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
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
楚人歸之

公孫夏 卽子西

左傳襄公十五年冬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蟻送葬

二十六年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杜注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然明卽驪莧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晉侯燮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于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旣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太叔卽子太叔游吉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奉使金鑑

卷之十三

三

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太叔與伯弓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衛太叔儀與之語文子

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昭公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喪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奉使金鑑卷之十三

三

二十四年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否皆潰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釐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蠹蠹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馨之恥王室之不甯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恭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其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

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行人子羽卽公孫揮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楚邲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許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旣聘將以眾逆以兵入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

奉使金鑑卷之十三

古

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其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甯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囊而入許之

子皮卽罕虎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

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
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
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
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
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
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
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
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
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

昭公三年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曰徵敝邑以
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
奉使金鑑卷之十三

五

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
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
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
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五年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
能善用人民之主也

十年戊子晉平公卒九月叔孫婞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
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
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
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旣葬
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

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於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公孫段

卽伯石

左傳昭公三年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段之父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汝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桓子思

左傳哀公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

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奉使金鑑

卷之十三

去

奉使金鑑卷之十四

前充出使德和國大臣工部尙書臣呂海寰編輯

古使十四

宋一

宋使者

左傳隱公五年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間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公子御說

左傳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奉使金鑑

卷之十四 古使十四

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司馬子魚

卽公子目夷

左傳僖公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始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二十一年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秋諸侯會宋公於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

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於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二十二年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奉使金鑑卷之十四

二

大司馬固 卽公孫固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

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之以馬二十乘

華御事

左傳文公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

華耦

左傳文公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

華元

左傳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奉使金鑑

卷之十四

三

十五年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成公十一年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棧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

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西鉏吾

左傳成公十八年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邱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成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俾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聞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愆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向戍

左傳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戍焉五月庚寅奉使金鑑

卷之十四

四

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戍向戍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二十七年宋向戍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

二十八年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

王卒宋向戍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恤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華定

左傳昭公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桐門右師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婣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樂祁卽司城子梁

奉使金鑑卷之十四

五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定公六年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惟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惟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樂祁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

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八年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惟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仲幾

左傳定公元年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奉使金鑑卷之十四

六

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奉使金鑑卷之十五

前充出使德和國大臣工部尙書臣呂海寰編輯

古使十五

陳一

五父

左傳隱公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奉使金鑑卷之十五

古使十五

一

七年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蒞盟壬申及鄭伯盟歆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蒞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女叔

左傳莊公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轅濤塗

左傳僖公四年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其其資糧屣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袁僑

左傳襄公三年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公子黃

左傳襄公七年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二十年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奉使金鑑

卷之十五

二

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二十三年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予常

干徵師

左傳昭公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如生公子留下如生公子勝二如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

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逢滑

左傳哀公元年吳之入楚也四年定使召陳懷公朝國人而問

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

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

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

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

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

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

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辛尹蓋

左傳哀公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

秦使金鑑

卷之十五

三

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

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辛尹蓋

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

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其積一日

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

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

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

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

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土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

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

之

行人儀

禮記檀弓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御案

洪氏說則兩太宰嚭當作行人儀行人儀當作太宰嚭

按注還其侵伐之地縱其俘獲之人是矜而赦之矣豈可又以無名之師議之此言嚭善於詞令故能救敗亡之禍鄱陽洪氏曰按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冊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

蔡二

聲子

奉使金鑑 卷之十五

四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甯僭無濫與其失善甯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

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軍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麀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

奉使金鑑卷之十五

五

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燿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寘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朝吳

聲子子

左傳昭公十三年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厭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

奉使金鑑

卷之十五

六

奉使金鑑卷之十五終

